

诗和远方
就在家乡

岁月在记忆里刻下年轮,每当触碰那段尘封的往事,眼眶便漫起雾霭。大哥给予我的温暖,是藏在时光深处的陈酿,愈久愈香醇。

脊梁上的青春长歌

杜文文

那年高三,命运的重锤骤然落下,击碎了我对体操梦的憧憬。膝盖的伤痛像一只无形的手,死死拽住我追逐梦想的脚步。镜中的自己,眼神里盛满了失落与不甘,那黯淡的光芒,仿佛预示着梦想即将破灭。但骨子里的倔强让我不甘心就此放弃,凭借着多年积攒的训练功底,我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考场,想要为梦想做最后的拼搏。而在这条布满荆棘的路上,大哥成了我唯一的光,照亮我前行的方向。

体育考试那天,发令枪响的刹那,尽管我提前打了封闭针,喷了整整一瓶云南白药,膝盖的疼痛却如影随形,每迈进一步,像是在刀尖上起舞。就在我几近绝望时,一声熟悉的呐喊刺破长空:“妹妹加油!妹妹加油!”我侧头望去,大哥正沿着跑道外侧奋力奔跑,他的声音越来越嘶哑,脚步却始终与我并行。那道冰冷的围栏,隔开了跑道内外,却隔不断血脉相连的牵挂。他的鼓励,如同注入我身体的强心剂,让我暂时忘却了疼痛,向着终点砥砺前行。

体操基本功考试时,望着那熟悉的单杠,我深吸一口气,试图用专注驱散心中的恐惧。当我从单杠上落下的瞬间,一声清脆的骨响,膝盖传来的剧痛让我眼前一黑。恍惚间,透过体操馆那高高的窗户,我看到一双眼睛,满是紧张与担忧,那是大哥!他踮着脚,将脸贴在玻璃上,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我。然而,剧痛如潮水般将我淹没,等我再次睁开眼,那双饱含关切的眼睛已经消失不见。紧接着,大哥的身影便冲破人群,出现在我面前。他的额头上满是汗珠,眼神里写满了焦急与心疼,二话不说便蹲下身子,将我稳稳地背起。

山师的校园,在那一刻仿佛变得格外辽阔。从体操馆到大门口的路,长得看不到尽头。大哥背着我,脚步匆匆却沉稳有力。我趴在他的背上,感受着他急促的喘息和剧烈起伏的胸膛。我知道,大哥不过比我大四岁,却要承受我一百多斤的重量。但他的脊背,像是永远不会弯曲的山,托着我穿越黑暗与疼痛。一路上,他轻声安慰着我,话语里满是坚定与温柔:“别怕,有哥在。”那一刻,他的后背成了我最坚实的港湾,为我阻挡所有的风雨,给予我无尽的安全感。

如今,岁月的长河缓缓流淌,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却从未褪色。大哥用他的爱与担当,在我青春最黑暗的时刻,为我筑起了一座永不坍塌的灯塔。他陪我奔跑过的百米跑道,承载着鼓励与希望;他背着我走过的校园小路,铭刻着深情与守护。这些记忆,早已融入我的血脉,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。那份兄长之爱,如春蚕吐丝,绵绵不绝;如蜡炬成灰,炽热永恒,永远温暖着我的心,照亮我前行的每一步。

荷花香

刘学

一方水塘鼓荡起整个童年的丰满
荷花,仙子模样
成为所有故事里的主角

记住她的生根发芽、破土而出
记住她从湿漉漉的唐诗宋词里登场
荷香织就夏日最美的霓裳

当背上行囊,牵起一条很远的路
错过的花期,又被蛙鸣召唤
在异地的水塘激起满目的月光

秋风起时,荷叶涂上深沉的颜色
迎着雨雪,挺立的荷梗
有机会向冬天展示铮铮的风骨

果实如白玉,随香而栖
逐花而居。脚印刻进时间的褶皱
一枝荷花种在心田,任岁月游走

天青石

韩超

运河的水一年年流,青石堤岸被船帮子磨得又光又亮。

离运河不远,有个小院。说是院子吧,其实连个院墙都没有,只是地基比周围高出不少,一块碾盘大小的青灰色大石头从老爷爷那辈起就嵌在院子边上,方方正正的,表面没怎么打磨,还带着山里石头的糙劲儿。

过往的船只总见这小院里堆满了石料和小型的石雕制品,青石花盆、镇宅石敢当、老宅门墩……大天青石边

有个方脸盘的女人,整日叨着根油亮的枣木旱烟杆,锤子敲整子的声音“叮叮当当”,能盖过运河里的汽笛。

“她!”一声略带愠怒的女孩声音从院墙外传来。

走路还晃悠悠的禾禾推着两只小粗腿费力地爬上了院边的土坡。

“臭妮子不省心!裤子尿湿了才知道回家!”王凤英说起话来就像石块撞石块,脆生生的,半句不带含糊。

冬夜里,禾禾枕着姥姥硬邦邦的大腿,听见王凤英突然直挺挺地坐了起来!黑暗中,她的身影像个突兀的石墩子。禾禾吓得心都要跳出嗓子眼,也跟着坐起来:“她……她……”

王凤英没回头,浑浊的眼睛似乎望着浓稠的黑暗深处,又似乎什么都没看。她那只握了一辈子锤子和烟杆的骨节粗大的手,猛地攥紧了禾禾的衣领,嘴里发出极短促的一声“呃”,像是有什么东西终于凿到了尽头。然后,那挺直的脊梁骨像瞬间抽走了支撑,“咚”的一声闷响,重重砸回枕头上,再无声息。

出殡那天,天气阴沉。禾禾一身孝服,捂着姥姥冰冷的手,有人喊“起棺”,那口厚重的棺材是用老人家那块天青石做成的,像生了根似的,八九个人抬着都费劲。

禾禾哭喊得嘴边起皮出血了,死活不让抬走。“谁养的跟谁近啊,这时候看出来。”人群议论着。

队伍渐渐远去,沉重的脚步声也模糊了。小飞回头望了一眼。那个曾经“叮叮当当”响个不停的院子,此刻像一块被遗弃在运河边的巨大青石,彻底地沉寂下去。

几年以后,这一带因为挖煤成了塌陷地,小飞问起老人的坟头在哪里,她想去祭拜一下。

“在水里,那口石头棺材都沉了几十米了,上哪找去?”村里人说道。

再也没有人记起那曾是块多么好的天青石了。

自坐在床上,对着墙角一台巴掌大的黑白小电视,电视里的雪花点子比外头的雪还大。

门外传来咯吱咯吱的踩雪声,王凤英心头一动:“禾禾?”进来的却是小飞。

王凤英抓了一大把瓜子给小飞,向小飞解释电视里的剧情,小飞一句也听不懂。

“禾禾来电话了没?”小飞终于忍不住打断了,她四五年没有见到禾禾了。

“没来。”

“您老人家咋不给他打个电话?”

“他不给我打,我也不给他打!”王凤英依旧盯着电视,充耳不闻漫天的鞭炮声。

后来,她提不动锤子了,也没人再来找她打石雕小件,院子里只剩下那个大天青石,安安静静地晒着太阳。

夏天,河边的大柳树下,王凤英花眼了,打牌老是输,电话响了,竟然是禾禾。

禾禾说:“姥姥,你想吃啥,我都给你买。”

王凤英说:“牙花子疼,啥都吃不下……”

王凤英和小飞都很高兴,禾禾终于要回到这个小村庄了,她们可以欢欢喜喜地过好年节了。

禾禾年前回来的那晚,运河起了大雾,把整个小院捂得严严实实。王凤英睡床的里侧,禾禾睡在外侧。多少年没这么躺一块儿了,被褥里是熟悉的旱烟味,天青石特有的凉气在鼻尖传来。黑暗中,谁也没说话,只有屋外雾里隐约的船笛,像呜咽。

不知到了下半夜几点,禾禾睡得迷迷糊糊,猛地被身边的动静惊醒了。只见王凤英突然直挺挺地坐了起来!黑暗中,她的身影像个突兀的石墩子。禾禾吓得心都要跳出嗓子眼,也跟着坐起来:“她……她……”

王凤英没回头,浑浊的眼睛似乎望着浓稠的黑暗深处,又似乎什么都没看。她那只握了一辈子锤子和烟杆的骨节粗大的手,猛地攥紧了禾禾的衣领,嘴里发出极短促的一声“呃”,像是有什么东西终于凿到了尽头。然后,那挺直的脊梁骨像瞬间抽走了支撑,“咚”的一声闷响,重重砸回枕头上,再无声息。

出殡那天,天气阴沉。禾禾一身孝服,捂着姥姥冰冷的手,有人喊“起棺”,那口厚重的棺材是用老人家那块天青石做成的,像生了根似的,八九个人抬着都费劲。

禾禾哭喊得嘴边起皮出血了,死活不让抬走。“谁养的跟谁近啊,这时候看出来。”人群议论着。

队伍渐渐远去,沉重的脚步声也模糊了。小飞回头望了一眼。那个曾经“叮叮当当”响个不停的院子,此刻像一块被遗弃在运河边的巨大青石,彻底地沉寂下去。

几年以后,这一带因为挖煤成了塌陷地,小飞问起老人的坟头在哪里,她想去祭拜一下。

“在水里,那口石头棺材都沉了几十米了,上哪找去?”村里人说道。

再也没有人记起那曾是块多么好的天青石了。

槐,桑梓柘梓,楮椿松柏,就连桃杏梨,就连李子,杜梨,女贞,山楂,还有各种各样的野荆,它们都以热情的姿态跑进一片荒滩,彼此相伴相生。它们在一起生活得很友好,很融洽。或者正是这样友好的环境,让它们枝繁叶茂。春来杂树生花,秋去共守霜寒,其乐融融。

当然,有的树个性很强。松柏总是爬上高坡土崖,独自生长。它们坚韧耐旱,自成群落。在荒寒野处,那些被人遗忘,偏僻坚硬的沟谷中,一棵柏树,伸展着苍劲的枝干。一大片高亢的荒岭上,有时候会发现一大片的松柏。松柏的群落里,似乎很难插进其他的树。或者说,一株柏树很难杂生于其他树种之中。一棵柏树长在槐桑榆杨之中,它会忘记了自己早已逼仄逼仄的叶子,失却了原本的从容,变得急躁匆忙。它的如棘刺般的叶尖在冲突,好像要突出重围,又无论如何挣扎不出去。它被困在里面,也许不久就被挤压到黄萎而死了。

人工栽植的,成片的杨树林,长着长着,就躁了,就烦了。它们的树冠越长越大,叶子越长越瘦。就连它们的颜色,也越来越淡,即使在盛夏,依然一副黄瘦的样子。死枝,枯干就开始蔓延。一大片杨树林,摇晃着悲观厌世的脑袋,细而瘦的树干引来了敌害。树身上到处是虫洞。树下堆起一堆一堆洁白的木屑。杨树其实不喜欢同类,它感到单调,感到乏味,会因此丧失了生气,衰颓了志气。它们伸展细而高的身躯,踮起脚尖,看远处的风景。一株杂树林中的白杨,会长得粗大成势,招来南来北风,和数不清的鸟雀。

一棵小小树冠上,顶着一个硕大的鸟巢。鸟巢太大,以至于把柔弱的枝条都压弯了。这不由让人怀疑这一对小鸟的智商。当然,也许是小鸟的远见。它们对一株小小的白蜡有信心。小树终要长大。与大树上拥挤的鸟巢比起来,它似乎拥有更美好的未来。看似笨拙的鸟夫妻,又有思想能展望的。这是鸟的哲学。

一棵林间的构树,省略了枝杈,甚至叶子,逼细了身子,只留下一个尖尖的树冠。又细又长的树干,一定要跟大树站在同一个高度上。树与树在一起,就有了激励。它渴望天空。它不能在一棵大树的荫蔽之下。对一棵弱小而倔强的树来说,背靠大树就是羞辱。总有一天会让它羞愤而死。这也是树的哲学。

更多的树,和平共处在一群林子里。各种各样的树,杂处在一起。它们彼此枝叶相连,声气相通。风来的时候,它们用同一种声音说话;雨来的时候,它们连绵的树冠也像一把共同撑起的伞。杨柳榆

树与树的边界

谭登坤

大鹤飞过森林。身下碧绿的波涛让它惊悚。没有树冠,更分不出枝叶。树与树拥挤着,拥抱着;叶与叶交叠着,堆聚着。只有涌动和流淌,只有起伏和淹没。那是树与树酝酿的海,也是树与树编织的假象。

模仿着一只松鼠,仰望头顶的天空,果然就有更加新奇的感受。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,另一种模样。尤其在晴朗的日子,仰望树冠与树冠们的相处与交流,常常给人无限遐想。在一片刺槐林里,高达十几米,甚至几十米的上空,每一寸空间都被它们和谐分割。每一棵树,不管粗细长幼,它们都在同一个高度上,同一个平面上。那里没有错落,没有第二个和第三个层次。它们共同仰望,共同俯视,共同托举和承接,共同享受雨露和阳光。

最让人惊讶的,是树与树的边界,那么清晰,那么完整,又浑然天成。一株树的枝叶伸出去。就在快要触碰到另一株树时,它们彼此打量,招手,微笑,之后收束。彼此的生长在快要两手相握的时候戛然而止。它们彼此保持着友好和谦让。两棵树之间都有一线蓝色的天空,有一道如箭的阳光。

仔细分辨,树冠与树冠之间这种礼让,构成一幅绝妙的构图。树与树之间绝无交叉,绝无纠缠,绝无以高压低,以下犯上。每一株树的周边,都有一圈儿明亮的空隙,每一株树的范围都被清晰地规划。有的,像一个六边形;有的,像一个菱形;有的,如一支箭,就那么细瘦着,高而圆地晃动着。可它们都克制着,坚决地截住了伸展的欲望。在彼此共同的高度和彼此共守的边界上,各有一方属于自己的天空,又各自体会到对方的感受。逼仄,然而共享。

可以明显看出,每一棵树,它们的树冠是逼仄的,是收缩了的,甚至有点割裂割裂的味道。每一株树冠,它们少小时不管不顾地伸展和铺张,在这时都收拢起来,都变得谦逊。那一道空隙,就成为对并肩而立的兄弟姊妹的尊重,当然,也是对自己的尊重。

风来了,它们晃动着腰身,共同起伏着,朝着共同的方向。在一株树弯腰的时候,所有的树就都动起来。树与树的舞蹈步调一致,如此完美,让人心动。这是树与树的默契,也是树与树的哲学。

树和树们当然也在选择,也在寻找,或者排斥。有时,它们越长越近,两棵树就长在一起,缠在一起。它们的树冠与树冠拥抱着,树枝与树枝交叉着。长着长着就分不出你我,就长成了一棵树。远远看去,它们共同长成一个饱满的馒头形的树冠,让人忘记了,它们原来是两株不相干的树。直让人怀疑,它们是如何统一了意志,统一了身体,说不定,它们真的已经有了共同的血脉呢。

有的树就越长越远,慢慢就拉开了距离。有两棵树,它们小的时候本来离得很近。可它们从小就相互排斥着。彼此弯曲了身子,要躲开另一棵树。这让它们像两张背背张开的弓。为了躲开彼此,它们相邻一面的树冠就缺了一半儿,光秃秃的,连一根树杈也不生。它们所有的枝叶都背对着对方,让人看了,替它们难受。

有的树,一直在悄悄移动着自己的位置。一棵生于河汉的柳,它的身体每年都会向下游移动一段距离。几十年过去,它原本长在左岸的身子,竟移到右岸去了。

还有的树长着长着就走了,就没了。那么悄没声地就失踪了,像长了腿一样,让人无端地猜疑。

更多的树,和平共处在一群林子里。各种各样的树,杂处在一起。它们彼此枝叶相连,声气相通。风来的时候,它们用同一种声音说话;雨来的时候,它们连绵的树冠也像一把共同撑起的伞。杨柳榆

